

中譯本導言

王曉朝

清華大學哲學系

奧利金 (Origen，約185-251年，又譯俄里根、奧里京、奧利振等等) 是古羅馬帝國的一名基督教教父，基督教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學者們對他的評價甚高。有學者說：「在古代教會中，再沒有比他心靈更純潔，志向更高尚的人了。」(W. Walker,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3rd edition, New York, 1970]，中譯本載於：沃爾克，《基督教會史》[孫善玲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93。) 還有的則說：奧利金是「古代教會最有學問的教師和最多產的作家之一。」(E. Ferguson, 《早期基督教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0]，頁667。) 要想準確解讀他的主要著作《論首要原理》，了解奧利金所處的時代以及當時基督教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一個必要的準備。

一 基督教原初信仰的理論化和體系化

奧利金生活的年代跨越整個塞維魯王朝 (193-235 年)。在此之前，羅馬帝國經過兩個世紀的強勁發展，進入這個時期以後，開始呈現敗象。社會矛盾激化，經濟凋敝，政局動蕩不安，軍閥橫行無忌，賦稅苛重，百業凋零，兵戈擾攘頻仍，民不聊生，而蠻族入侵加劇，史

稱「三世紀危機」。

公元三世紀的基督教遭到來自羅馬帝國政府的兩次大規模迫害。一次是公元二〇二年由羅馬皇帝塞維魯 (Septimius Severus) 進行的迫害，另一次是羅馬皇帝德修斯 (Decius) 和瓦勒留 (Valerian) 進行的迫害 (249-260年)。當皇帝比較仁慈或只是不太注意基督教的時候，政府與基督教之間也有休戰的間隙。在這個世紀中，有大約七十五年是和平的，教會也有機會加強組織和擴展。當時的帝國統治者傾心於混合宗教 (syncretism)，太陽神被選為新神，羅馬士兵把密色拉教 (Mithraism) 從東方傳遍整個帝國，有取代其他宗教的勢頭，新柏拉圖主義 (Neo-Platonism) 則急劇向宗教靠攏，想要取代衰落的異教，摩尼教 (Manichaeism) 的創始人摩尼 (Manes, 215-276年) 則在小亞細亞傳教，宣傳一種新的啟示。

作為羅馬帝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希臘羅馬哲學在此時期有了新的發展動向。普羅提諾 (Plotinus, 約204-270年) 以柏拉圖哲學為基礎，廣泛吸取各種希臘哲學、猶太神學和早期基督教神學的內容，制定了一個內容龐雜的神秘主義體系，當作整個希臘哲學發展的終極結果奉獻給世人，風靡了整個亞歷山大里亞，也深刻地影響了基督教。因此，從基督教方面來說，三世紀的基督教教父不僅要完成二世紀教父們承擔的護教和反異端的任務，還要適應變化着的形勢，運用哲學思辨，使基督信仰具有學術性的神學形式，以吸引有教養的社會成員。奧利金就是在這個時期湧現的基督教大思想家。他與其他基督教思想家一道，進行了大量的神學討論，提出了許多系統化的教義理論，從而使基督信仰獲得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這個時期又被學者們稱為大思想家時期。

基督教在其初始階段並不具備一套抽象的神學理論體系，使徒們在傳道中要闡發神的啟示和耶穌基督的啟

示，對啟示的內容作過一些理性化的解釋，這就是《新約》中的神學思想。隨着基督教的迅速發展，基督教不僅要抵禦羅馬當局的殘酷鎮壓，同時又要回擊異教知識份子的攻擊，還要消除社會公眾的誤解，同時基督教本身也有一個改變自身神秘教的形象，適應社會主流文化的任務。但是在羅馬帝國文化的大融爐中，他們的對手不僅有形形色色的宗教，還有高度理性化的哲學。作為一種新宗教的基督教能否在自身中包容這樣一份歷史的遺產，是基督教能否上升到主流地位的關鍵。

二 奧利金的生平與著述

有關奧利金生平的主要材料來自歐西庇烏 (Eusebius of Caesarea)《教會史》的第六卷。從歐西庇烏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大體明瞭他的生平輪廓和主要事跡。

奧利金出生於亞歷山大里亞城的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的父親勒俄尼達 (Leonides) 在羅馬皇帝塞維魯迫害基督教時殉教而死。當時奧利金才十七歲，據說他能躲過這場災難全靠他的母親拉住他的衣裳，不讓他外出。奧利金從一開始就屬於基督教的正統教會，並一直對教會忠誠。亞歷山大里亞的主教德米特里烏 (Demetrius) 非常賞識奧利金的品格，儘管他很年輕，仍讓他執掌教會的教理學校。

亞歷山大里亞是猶太文化和希臘文化交匯融合之處。這裏的教會據說是由傳教士聖馬可 (St. Mark) 創建的。此後不久，這裏就出現了一所「教理學校」(Catechetical School)，由教會主教監管。開辦這所學校的目的最初是對準備受洗的異教徒和猶太人進行教育，但很快，它就成為神學討論的場所，這裏的教師受各種思想的影響，他們的教學風格也與古代哲學家類同。有人比喻說，當時的羅馬是基督教世界的心臟，而亞歷山大里亞就是它的頭腦。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這所教理學校有關。

這所教理學校的歷任校長是：潘代努斯 (Pantaenus，約180年)、克萊門 (Clement，至202年)、奧利金 (Origen，至232年)、赫拉克拉 (Heraclas，死於248年)、狄奧尼修 (Dionysius，死於265年)、狄杜姆 (Didymus，死於395年)。從這所教理學校產生了一種獨特的神學。一方面，這種神學是從亞歷山大里亞的斐洛 (Philo) 的猶太宗教哲學演化出來的一種基督教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對諾斯底主義的一種積極的批判。亞歷山大里亞神學旨在調和基督教與哲學，調和信仰與知識，但這種調和以《聖經》為基礎，以神聖的邏各斯 (Logos) 為一切理性和真理的總和。潘代努斯原為斯多亞派哲學家。克萊門和奧利金在皈依基督教以前也都有異教哲學的背景。他們把希臘哲學帶入了基督教，但他們仍是基督教的哲學家。在克萊門和奧利金領導時期，這所學校達到鼎盛時期，直到公元四世紀，其名聲才衰落下去。

奧利金從青年時期開始認真學習基督教教理，同時也認真學習哲學。他當過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家阿謨尼烏·薩卡斯 (Ammonius Saccas) 的學生，在其門下學習五年，與其他各派哲學家也有來往。通過旅行，他熟悉了羅馬帝國各地的教會。他去過羅馬，在那裏與希波律陀 (Hippolytus) 有過接觸，也去過雅典、該撒利亞、小亞細亞的一些地方，還去過阿拉伯。奧利金生命中的最後十八年是在該撒利亞渡過的，這也是他最多產的年代。奧利金一生嚴於律己，清貧樂道，過嚴格的禁慾主義生活。由於看到《聖經》中關於自宮的說教 (太19:12)，從而自宮去勢。

奧利金可能是古代最多產的作家，據說曾寫過兩千餘種著作，保存至今的也不少。他用希臘文寫作，其中有許多被公元四世紀的魯菲努 (Rufinus，345-410年) 譯成

了拉丁文。他的著作都是在思想成熟時期寫成的，所以從中難以看到他的思想發展的過程。《駁凱爾蘇》(*Against Celsus*)這部書共分八卷，系統批評異教哲學家凱爾蘇對基督教的批評。《論首要原理》(*On First Principle*)是奧利金最體系化的著作。他有一大類著作是對《聖經》作注釋，幾乎遍及《聖經》每本書。《約翰福音詮注》(*Commentary on John*)，原書三十二卷，現存九卷；《馬太福音詮注》(*Commentary on Matthew*)，現存後半部分；《羅馬書詮注》(*Commentary on Romans*)，現存簡約本；《雅歌詮注》(*Commentary on the Song of Solomon*)，原書有十卷，現存序論和前三卷。他還有二百七十九首內容涉及《舊約聖經》的佈道文傳世，其中二十一篇是希臘文的，其餘為拉丁文。《論祈禱》(*On Prayer*)、《論殉道》(*On Martyrdom*)、《與赫拉克利德的對話》(*Dialogue with Heraclides*)是幾篇短論。他的《論文集》(*Philocalia*)是由卡帕多西亞的一些敬重他的神學家編成的。

奧利金的思想非常複雜。在非基督徒看來，他是一個基督教的偉大學者；在基督教中，人們對他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由於奧利金對《聖經》的精神化解釋而對他進行批評，迫使他離開亞歷山大里亞城；但也有人對他歡呼，尤其是耶路撒冷和該撒利亞的主教。「有許多個奧利金：哲學家、學者、神秘主義者、系統化者、一種秘教體系的提倡者，釋經者或解經家、聖人或殉道士、真正的諾斯底主義者（在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門的意義上）、把神秘主義的知識當作拯救的人、希臘化了的人、柏拉圖主義者、道德家、禁慾主義者、闡人、調和主義者、教會的人。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奧利金呢？」他自己的回答是一貫的：「我想做一個教會的人。」（奧利金，《佈道文》第16篇。）他的一生也證明了這一點。

總的說來，奧利金極大地推進了他那個時代基督教

神學與哲學的發展，與奧利金的成就相比，他以前的教父們的工作只是一個序曲。奧利金通過對希臘思想的廣泛吸取，並用於基督教信仰的闡釋，從而塑造了一種希臘神學的模式和體系。「長期以來用希臘化思想解釋基督教真理的工作到了奧利金手裏終於最後完成。」(沃爾克：《基督教會史》，同前，頁93。)

三 《論首要原理》的結構與主題

《論首要原理》(拉丁文*De Principiis*，英文譯為*On the First Principle*)有各種中譯名，學者們有的把它譯成《論原理》，有的譯成《原則論》，還有的譯成《基督教原理》，意思大致差不多。由於該書是基督教思想家首次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論化的系統闡述，因此這個中譯本隨英譯名譯為《論首要原理》。

《論首要原理》寫成於二三一年以前，原文用希臘文撰寫，後來由四世紀的拉丁教父魯菲努譯成拉丁文。內容除了奧利金自撰的序言和四卷正文外，還有魯菲努撰寫的兩個序言(為全書撰寫的序言和為第三卷撰寫的一個序言)。由於該書第三卷第一章和第四卷第一章的一至二十三節的現存希臘文本和拉丁文本有較大差異，中譯本保留了兩種譯文。全書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

在前言中，奧利金對基督教教會從使徒以來的口傳教義所獲得的信仰，作了扼要的敘述。這些基本信條包括：(1)一個神，即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之父，他親自賜給律法、先知的預言、福音，他也是使徒們的神、《舊約》和《新約》的神；(2)耶穌基督在萬物受造前由父所生成為人，雖然是神，但是化為肉身；雖然降世為人，卻仍然和過去一樣是神，為童貞女所生，真正降世為人，真正受苦並且真正的死了，真正由死裏復活；(3)聖靈與聖父聖子同受尊貴榮耀；(4)復活和來世的賞罰；(5)自由意

志；(6)存在魔鬼及其使者，他們對抗神；(7)世界是在時間中被造的，將因其邪惡而被毀滅；(8)《聖經》是由神的靈所寫成的；(9)有些神的使者，以及善的影響力，是神完成拯救人類的工具。

奧利金認為，出現意見分歧時，凡是不符合使徒所傳的教義，一律不得視為真理。但使徒們傳給基督徒的，只是一些必要的信條，往往不加解釋，也未作論證。有思考能力的人難免會提出許多問題，而在這些信條中又找不到答案。因此，在教會的標準內，還留有研究和探討的餘地，系統化的神學也有存在的必要。

在第一卷中，奧利金着重論述神和基督的存在。他指出從本來的意義上說，神是超驗的，但這個名稱經常被濫用。神是獨一或單一，是絕對的，單純的統一體。面對一切形而上的一元論者所面臨的問題：如何從這個唯一的、單純的、不變的絕對，產生出可以形成、也可以變化、也可以分解的多種多樣的宇宙呢？一個排除一切的單一體怎麼能成為一切存在的根源呢？尤其是怎樣能使善不致成為惡的根源呢？奧利金用《聖經》中的聖子、道生的、獨生子、基督解答了這些問題。他提出，從未有過一個時刻聖子是不存在的，聖子從聖父的本質中生出，成為一個永遠有別於父的神性存在。可是，聖子雖然和聖父同質，但不與聖父相等。唯有聖父才是非被生的，即聖父是來源於其自身的神。聖子則是被生的，是第二位的神，聖子的榮耀僅次於父。聖靈低於聖子，是聖子永恆地創造出來的，在各種理性存在物中，具有最高的尊榮。在啟示中，聖靈是邏各斯的媒介，但聖靈的特殊作用是在聖徒中，也就是在基督教會的會眾中。

第二卷論述世界和世上的塵世萬物，以及靈魂及其命運。從太初起，邏各斯就把生命給予無數非物質的理智，或有理性的靈魂，它們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也是

自由的。聖子愛其所創造的，聖子按他們對聖子愛的不同程度，讓他們分有聖子的質。他們中間，有的對他們的創造者充滿熱愛，有些感情差一些；後面這部分擁有的質便少一些。這樣，理性的靈魂由於行使他們的自由，便在不同程度上離開了他們的原型，這倒不是由於真正犯了錯，而是由於缺少愛心。這種異化的結果，賦予靈魂以軀體，於是物質的宇宙隨之產生，供他們居住。那些離開他們的原型最少的，得到的是以精美的天上材料製成的形體；他們便是執政的、掌權的天使。魔鬼和魔鬼的使者，那聚集在空中的各類鬼魅，則是墮落最深的靈魂。人介於天使和鬼魔之間；他們也是理性的存在體，但已從悟性世界遊離出來，附着在塵世以動物的魂為生命的必死的軀體上。同樣，在人的靈魂中間，有些又比別的陷溺更深。這樣就不必像諾斯底主義那樣，為了顧全上帝的公義和善良，把世界的惡歸罪於另一種力量。

墮落的靈魂仍保持着意志的自由，因而有逐步上升到最高一級，或沉淪到最低一級的可能性。擺在每個人面前的目標，是要恢復他們原來的狀態。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但它失去了原來的穩定；在肉體中，靈魂接觸到了污濁的物質和魔鬼的誘惑，魔鬼要把他們拉向更深的深淵，直至滅亡。不僅是人，就是最高的天使和天上的靈體，以及一切並非自願屈服於虛榮的支配的受造之物，都需要拯救。為了拯救世界，神子（邏各斯）自己與一個理性的靈魂結合起來，滲入這個靈魂，進入了這個沒有玷污的身體。基督是具有神人兩性的複合體，但屬於神性的東西，如他的智慧、公義和真理，都不能被限制在肉身的範圍內，神性不受空間的限制。

第三卷以意志自由為主題，兼及人必須與魔鬼及其魔鬼大軍所作的鬥爭。奧利金的末世觀離當時正統教會

的信仰很遠。他用非物質化的手法，把天堂、地獄、地獄之火都說成是精神性的。凡帶有物質和形體的敘述，他都從靈性的意義上來理解，把它們當作比喻。他認為，教會的佈道中既已包括對未來和神之公正審判的信念，這種信念鼓勵並規勸人們去追求良善而有德行的生活，並盡一切可能避免罪惡，由此無疑表明，追求良善的生活，還是罪惡的生活，是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事。為了更清楚地了解什麼是自由意志，需要深入研究意志和慾望的本性。

奧利金指出，在一切能運動的事物中，有些事物的動因在其自身之中，有些則受外力推動而運動。無生命之物只受外力推動，而在有靈魂的事物中，存在着意志或情感，一旦有某種自然本能臨到他們身上，就會激發它們，使它們從事某種運動。人的活動藉着理性的判斷走向良善的生活。人身上的理性自身具有區分善惡的力量，因此，它若選擇善者，就應該得稱讚，若屈從卑賤或邪惡，就應該得譴責。

奧利金還指出，靈魂既是不朽而永恆的，各種墮落的靈魂哪怕沒有得到當下的關懷，卻也未曾被排除在拯救之外，只是要把得救推遲到一個更適宜的時間而已。在無窮無盡的諸世界的各個階段裏，它可以從至善墮落到至惡，也可以從至惡回復到至善。

第四卷，論《聖經》的啟示及其解釋，最後對全書的主要論點作總結。他像猶太神學家斐洛已經做過的那樣，用寓意解經法解釋《聖經》。他認為全部正規的經文都有三重意思：普通人可受到《聖經》的「肉體」的啟發；那些高一級的人可受到《聖經》的「魂」的啟發；至於那些完美無缺的人，可以得到靈性的律法的啟發，這種律法預示即將到來的好事。正如一個人有肉體、魂、靈，《聖經》也一樣有肉體、魂、靈。（奧利金，《論首要原理》，

卷四，章1，節11。)這是第一次明確闡述《聖經》具有多重意義的理論，它到中世紀末才被普遍接受。

由於奧利金的思想與後來嚴格的正統觀點有很大差異，因此在多次宗教會議上遭到譴責，被視為異端。儘管如此，我們還得承認，奧利金的神學體系是尼西亞會議以前教會在神學發展上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對後來東部的一切神學思想均有深遠影響。在後來的教義論戰中，雙方都能引述他的著作作為依據。他聲稱自己的著作是為有知識的人寫的，而不是為普通基督徒寫的。在那個時代，他使基督教具有了知識體系的地位。奧利金為基督教神學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不論尼西亞會議規定的信條與奧利金的學說有多少差別，沒有後者便不會有前者，而且尼西亞信經只有回到奧利金的理論，最後才為東方教會所接受。

奧利金的神學思想為此後幾個世紀的論爭提供了題目。在單純的信徒看來，一切有關信仰問題的哲學探討，都是名為信神，實際不信神的表現，因此認為他的理論中可以定為異端的成份特別多。靈魂墮落論顯然帶有諾斯底主義色彩，有關得救的整個概念也是這樣。非物質化的末世論是他們的大絆腳石之一。沒有肉身的復活，他們就不能對來世生活感到滿足；永恆的理性思維和分享神的理性等等樂趣，在他們看來是毫無意義的；最後的復活，甚至魔鬼也可以得救，尤其使他們感到厭惡。何況它完全違反《聖經》的明確敘述，也違反教會自古以來的信念。奧利金關於非物質性的神的觀念，在隱修士當中特別引起反感。他們的神就是《聖經》上所描寫的，具有同他們一樣的身軀和肢體。他們以《聖經》為憑據，得意地證明神是有形體的。普通人對奧利金學說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失去了可以想像的神和可以想像的天堂，他們的宗教還剩下什麼呢？